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歇浦潮

第九回 生子喪子一喜一悲 解鈴繫鈴半真半假

文錦當時便欲上前與伯宣拼命，被那小馬夫一把拖住道：「老爺不可造次，如今姨太太已去，無憑無據，若被他反咬一口，不是玩的。」文錦聽了，只得按下滿肚子烈火，眼看趙伯宣坐著馬車去了，才怒氣沖沖的和小馬夫回家。那時如夫人已卸裝將寢，隨身穿著銀灰色綉紗緊身棉襖，月白閃光緞小腳棉褲，內襯粉紅衛生絨衫，釵環釧戒，都已退下，亂堆在梳妝台上，正蹺著一隻右腿，把玉指尖尖解脫那小蠻靴的絲帶。見了文錦，也不開口，只盈盈向他一笑。文錦素日愛她，今夜雖然一腔憤怒，卻並不怨她。明知她女流之輩，沒有見識，一定被天殺的趙伯宣那廝百計勾引，才著了他的道兒，我若錯怪了她，於心何忍。況且我正室並不在申，她便是一家之主。我若這麼一鬧，被娘姨大姐們得知此事，豈不要瞧她不起。兵法雲：攻心為上。當年諸葛亮七擒孟獲，就是要人心服。試想孟獲這種蠻無人道的魔王，尚還可以制服，何況她這樣一個聰明伶俐的女子。我今明知此事，藏在肚內不去怪她，她若知道了，一定要感激流涕，死心塌地，如將她訓斥了一頓，場面上又傷和氣，大是下策。惟有那趙伯宣這賊子，喪心病狂，竟敢勾引我那規規矩矩的愛妾，真是傷風敗俗，罪不容誅，我不辦他，誰去辦他，然而辦他之法，卻很不容易，他乃是民國的委員，我卻是前清的散員，聲勢二字，還不如他。若說往財政部參他一本，無奈張文襄故世多年，政海諸公，俱非素識。常言道：「官官相護。必無效力，除非我僱一個暗殺黨把他殺了，然而此事一破，自己也難保性命，更使不得。左思右想，一夜未得安睡。後來被他想出倪俊人在上海很有聲勢，雖然他與趙伯宣也是朋友，究竟我同他相與年久，況他為人公正，定必幫著理直的走，有他相助，推倒那趙伯宣，很是容易。因此他次日便加早半點鐘起身，在十一點鐘，已坐著馬車到卡德路愛爾近路兩處找尋倪俊人，遇見之後，同往匯中吃大菜。一面把趙伯宣誘姦他如夫人，被他當面撞見等情，一一告訴了俊人。俊人聽了，也不覺動怒，連說：「豈有此理，不料伯宣這人，竟乾出如此不端之事，真所謂人不可以貌相了，現在你用什麼法兒去擺佈他呢？」文錦又把自己兩條主意說出，俊人笑道：「這都是書生之見，不獨無功，而且有害。我看你現放著成都路的屋子，況有左右鄰居作證，何不正大光明請律師控告他誘姦侍妾，這是刑事案，有憑有據，怕不能重辦這一對姦夫淫婦嗎！」文錦道：「據我的意思，小妾雖然不守婦道，究係一時之誤，況被伯宣那廝百計誘惑，到底情有可原，因此還求你另設一法，單辦那姓趙的，小妾撇開，以免當堂出頭露面，被人笑話。」

俊人搖頭道：「這卻不能，你也未免忒煞寵愛尊妾了。女人閨味，不論有心無心，必須重重懲一下子，以儆將來。照你這種姑息養奸，日後必貽大患。若使我遇著這等事，不瞞你說，早以一槍了之，還管他什麼露面不露面。」文錦頓口無言，半晌道：「依你說，辦起來女的應得個什麼罪名呢？」俊人笑道：「你放心罷，若依誘姦論，女的例無大罪，無非交本夫領回管束罷咧，你難道還替尊妾擔憂嗎？」文錦臉一紅道：「你還有心取笑呢，不知近日外間律師那一個可靠些？」俊人想了一想說道：「藍武司還好。」

文錦暗記在心，用罷咖啡，文錦匯了鈔，仍乘升降機下來。文錦便去延請律師，俊人自去勾當公事。公事完了。急忙趕回愛爾近路公館，看他愛子病狀。這孩子服藥之後，一會兒便已睡著。無雙因一夜未眠，十分困倦，也和衣而臥。俊人走進房內，見鴉鵲無聲，母子二人，並頭睡在床上，悄悄問那奶娘，據說少爺剛才並未吵鬧，俊人方才安心，即忙放輕腳步出來，徑往卡德路公館。因那邊的姨太太懷著身孕，業已足月，將次分娩，因此俊人心中也十分牽掛。這時姨太太正捧著個大肚皮在那裡用晚飯，見了俊人，便問昨夜那邊究竟出了什麼大事，半夜三更，喚你過去則甚，俊人搖頭道：「說也奇怪，那邊小的，昨夜不知如何遍體燥熱，夢中驚哭，老二急了，才叫我去陪她坐了一夜，今日我已請了個外國醫生看過，服了兩粒丸藥，業已好好的安睡，不似昨夜那般吵鬧了。」

姨太太聽說，冷笑道：「我道什麼大不了的事，原來發寒熱，也值得大驚小怪，累人替他擔了一夜心，其實都是自己大意，不小心服侍孩子，冷一頓，熱一頓，飽一頓，餓一頓，還虧沒鬧出三長短兩來呢，不然不知要著慌到那般田地咧。」俊人也不多言，便道：「你們吃飯，我還空著肚子呢。」娘姨聞言，忙替他盛飯。姨太太親自取出一副金鑲天竺筷。俊人只吃得淺淺半碗，剩下的命娘姨收去，自己又摸出一枝雪茄煙吸著了，倒在沙發椅上出神。姨太太問他今天十二點鐘光景，那個魏胖子來尋你，不知為著何事。俊人聽他提起文錦，不覺笑將出來。姨太太問其所以，俊人帶笑把那魏文錦既要出氣，又要顧全面子，一味的憐惜小老婆等情，從頭至尾告訴了她。姨太太聽說，哼了一聲道：「你還說別人呢，自己可記得那年的事麼？既要懲戒她，為何又預先帶著朋友去解勸呢？」

俊人道：「你又要胡纏了，這個不比那個，這是有憑有據，親眼目睹的。那是無緣無故被人誣蔑的。況且一個在未發之先，一個在已破之後，情形不同，時勢各別，怎可相提並論呢。」姨太太啾的一笑道：「我不知癩痢頭兒子自家的好，這幾個字作何解說？」俊人知她話中有刺，便笑了一笑，自己因昨日整夜沒睡，很覺困倦，因對姨太太道：「你坐一會罷，我先睡咧。」說著回進房內，姨太太隨到裡面，服侍他解衣安歇。來朝日上三竿，俊人起來，一心念著無雙那邊，用罷早點，便坐包車前去觀看。到的時候，恰值無雙要差人出去找他。見他來了，喜不自勝，告訴他說，孩子昨天服藥之後，半夜裡果然瀉了一場，不過熱尚未退，今兒早起，看他身上忽然發出遍體紅斑，仍然十分燥熱，你來看看，不知是不是痧子？俊人聽說，揭被觀看，見孩子眼皮半開半闔的睡著，鼻息甚促，頭面上果然發出一搭一搭的紅斑，大小不等，不像是痧子，慌忙給他將棉被蓋上道：「這並非痧子，大約是風痧，且把窗簾下了，莫教吹風，少待醫生來問一問，便可明白。」

正言時，忽聞樓梯上皮鞋聲響，錢如海已引著黃醫生走進房來。俊人便把服藥後睡到後半夜瀉過一次，今日遍體發現紅斑等情，告訴黃醫生。醫生聽說，怔了一怔，舉目向床上一看，驚道：「不好，這是最利害的病，名曰紅痧，乃是新近流行的時疫。據醫藥會中人研究出來，是肺炎病之一種，無論何人，患此最為危險，而且極易傳染。這屋子內既發生此項危症，無病之人，便不能居住，定須依法掃毒後，才可住人。」俊人、如海聽說，都嚇了一跳。無雙還不知什麼叫時疫，什麼叫危險，私下動問如海，如海講給她聽了，她才吃驚非小，忙問黃醫生可有解救之法。黃醫生皺眉道：「這種病症，自香港傳染而來，那邊已不知壞了多少人，上海也發現了十餘人，都是不治。目下醫學會中人，正在竭力研究消滅此病之法。若說是大人呢，或者可以施用手術。不過公子年紀太小，恐他身體吃不住，因此大是為難。」

無雙聽說，心中一陣難受，俯下頭去，向那孩子頻頻親額道：「好兒子，你到底是什麼病呢？」說時已流淚滿面。黃醫生高聲道：「夫人留意，切不可將口鼻貼近病人，若使微菌由呼吸中傳入內部，四小時內，便能布遍全體，不是玩的。」俊人慌忙將無雙拖起道：「你沒聽見醫生說話麼？這是什麼事，可以糊糊塗塗，一味持蠻的。」無雙還不肯聽，如海幫著，把她勸到沙發上坐了。黃醫生道：「請夫人還是客堂內坐罷。」

無雙不答。如海覺得站在這房裡很有些肉麻，連呼吸也不敢加重，深恐微菌乘間奪門而入。便是俊人素日愛他兒子，今日聽黃醫生一說，也覺此間一刻不能再駐。見無雙不聽，只得邀同黃醫生、如海等到客堂內坐下。黃醫生向俊人道：「方才兄弟言語之間，不免放肆。自古父母有愛子之心，但兄弟既為醫生，職司所在，自不能冷眼旁觀，心直口快之辭，尚祈原諒。」

俊人道：「此原是大醫生的好意，兄弟感激不遑，豈能見怪，但不知方才大醫生所說尚有解救之法，只因小兒年幼，不能施行手術，未知可否權試一試？」黃醫生搖頭道：「這手術也非兄弟所能為，必須送往外國醫院中，請洋醫生施行。然而施行手續，兄弟卻略知一二，乃是用極猛烈的消毒藥水，先替病人洗澡，又將殺菌藥水給病人吃，病人身體強壯的，或者果能菌去病除，若使身體嬌弱些的，不瞞你說，微菌尚未毒殺，人已先被他毒死了。」俊人嘔氣道：「如此說，小孩子送了進去，可不是送死嗎！」黃醫

生笑了一笑。俊人仰天長歎，一話不發。如海道：「吉人自有天相，或者令郎的微菌，不毒自除，亦未可知。」俊人道：「我最不信這種迷信的話，若使真有天相，也不致害這種病了。」黃醫生道：「天意誠非吾人所能預料的，但無病之人，須要遠離病人臥房為要。夫人那裡，還望竭力相勸。」

俊人點頭稱是。黃醫生攜包告辭去後，俊人命娘姨喚無雙下樓，命她搬往旅館暫住，病人讓奶娘照顧。如海也從旁相勸，無雙那裡肯依，俊人沒奈何，只得與如海雙雙出外。俊人坐了包車回卡德路午膳。如海因愛爾近路與華興坊相距不遠，便步行回去。那時邵氏已將午飯端整，如海一到，邵氏便吩咐新用的大姐玲珠，喚娘姨開出飯來。如海一面吃一面將俊人那邊的事告訴了他們。李氏歎道：「可憐可憐。當年醫學沒有發明的時候，有了病都由郎中先生糊裡糊塗的診治，有時竟治好了。如今醫學一年一年的發明，動不動什麼時疫咧，傳染咧，一發便是不治，莫非醫學程度年年深，生病的程度也節節高了嗎？」

邵氏道：「傳染病是本來有的，姆媽可記得那年城內有一個患喉痧的，一家七口死了八個麼？」如海詫異道：「怎說，一家七口死了八個，豈不是多了一個嗎？」邵氏笑道：「多一個便是他家所用的娘姨。」如海笑了。邵氏再三囑咐他以後切不可到愛爾近路倪家去，雖然醫生說話慣用危言嚇人，然而凶年多災，須要謹慎為妙。如海唯唯稱是。用罷飯，玲珠提著鉛壺出去打臉水，忽見隔壁那家天井內，站著一大堆人，有幾個婦女卻在遠處交頭接耳的議論。玲珠年輕好奇，擠進去觀看，見客堂內坐著一個三十餘歲的男子，衣衫藍縷，面黃如蠟，瘦得皮包骨頭，一些肉都沒有。手中還執著一根拐杖，像是個久病初癒光景。看他雖然上氣不接下氣，卻怒容滿面。旁邊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女子，身段還長得苗條，正掩面啜泣。又有一個四十來歲南京口音的男子，卻不住向那病人陪罪。玲珠不知所以，向旁人探問，才知病人乃是個木匠，住在叉袋角地方。這少年女子，便是他的女兒，才只十五歲。

那南京人卻是珠寶捐客，是個光身男子，在先住在木匠鄰近，不知怎的看上了木匠女兒，乘他父親病中，勾引出來，便在外間租屋居住，老夫少妻，頗為相得。難為這珠寶捐客，很替她置了些首飾。可憐這木匠病中失了女兒，茶飯不能到口，幸得鄰家有個老嫗，為他遞茶遞飯，否則早已做了個帶病的餓鬼。此時病勢稍愈，風聞女兒被珠寶捐客拐出，住在華興坊內，所以扶病趕來。照他的初意，本欲將男女雙雙送官究辦，幸有旁人出場解勸，命珠寶捐客出了二百元身價，給與木匠，他女兒便嫁給珠寶捐客，彼此化仇為親，免卻氣惱。那木匠正病得吃盡當光，囊空如洗，聽說有二百元到手，不免英雄氣短，銀子情長，頓時答應下來。如今彌天大事，已消滅的無影無蹤了。玲珠看那女的生就一張鵝蛋臉兒，眉目卻還清秀，可惜皮膚略黑，鼻准上還帶幾點白麻，見有人看她，不免露出差澀之態。玲珠見看的人已散去大半，自己也恐主人等她熱水洗面，即忙自去泡水，回到家裡，李氏果然問她為何去這許多工夫，玲珠便將隔壁人家那樁事講給他們聽了。如海笑道：「造化了這珠寶捐客，一個黃花閨女，只化得二百元身價。不過還有一件，那四十多歲的女婿，拜見三十餘歲的丈人時，我很覺替他難以為情呢。」

李氏道：「這到不足為奇。然而目今的風氣也太壞了，一個十四歲的女子，竟跟著人逃走，難保將來沒有七八歲孩子，拐帶婦女的事咧。」如海道：「古禮男子二十而冠，女子十五而笄，必須待到男子及冠，女及笄，始可婚娶。若照現在時勢而論，未冠男子，以及未笄女郎，苟合私奔，不知凡幾。戕賊人道，莫此為甚。雖說是家教不嚴，半由社會過於文明之故。若在男女情實初開之時，禁阻他們閱看言情小說，以及豔詞淫戲，此風或者可以略減。然而這句話言之雖易，行之實難。只因為父母的自己尚不能免除此病，怎能警戒兒女。我看二十年後，上海一地，不知鬧成什麼世界。然而我們一輩裡，原是不相干的。常言道：一朝天子一朝臣。我預料將來我們醫院藥房中很可出些生意。」

邵氏道：「這話怎講？」如海道：「淫風愈盛，患病的必多，醫院藥房中豈非大有利益嗎？」說畢，拊掌大笑。李氏歎息無言。邵氏也大為感慨。如海因黃可安新發明一種藥，答應他在飯後兩點鐘看樣，見此時已交兩點一刻，知道黃醫生在藥房中等他，即忙坐了包車，到拋球場行仁大藥房，果見黃醫生背著手，站在玻璃窗前閒眺，見如海來了，笑顏相迎，隨著如海走到帳房裡，一手在大衣袋中掏出一個小口玻璃瓶，笑嘻嘻的交給如海。如海接過來見是一瓶黃色藥末，揭蓋聞了一聞，說很有些大麥香，又在手掌上傾出少許，用舌尖舐道：「好甜的東西，可惜略帶腥羶氣，這便是延年益壽粉嗎？」黃醫生道：「正是。」如海問有何功效？黃醫生道：「能治陽虛體弱，年老畏寒，筋骨酸痛等病，」如海又問如何服法，黃醫生道：「每日早晨服兩匙羹，用滾水沖服。」如海道：「藥本幾何？」黃醫生笑道：「藥本二字，卻不能說。其實每斤還不到一角小洋。」

如海喜問是用什麼藥合的？如此便宜。黃醫生笑了一笑，見左右別無外人，才低聲道：「說也可笑，這藥的功效，卻並非虛話。講到藥的原料，又是很普通的，乃是牛骨髓、糙米粉、冰糖屑三種，別無他物。只因牛骨髓一物，最能補精蓄髓，增長筋力，老年人服的很多，然而有錢的人，每嫌這種東西價錢太賤，所以不愛服他，卻歡喜服價錢貴的燕窩、白木耳等補品。其實燕窩、白木耳等物，還不如牛骨髓力猛。故我將此物和人糙米粉中，加些冰糖屑，只要裝璜好，定價貴，仿單上張大其辭，不愁沒人請教。」如海笑道：「這仿單須要做得好些。」

黃醫生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說著取了那瓶藥樣，走進裡帳房，請那專做廣告的張先生撰仿單。如海坐在外面順手揭開一本帳簿，見本月戒煙丸一項，售進洋一千五百餘元。本錢項下，藥料只得七十四元。玻璃瓶二百六十餘元。紙匣一百餘元。傳單一百八十餘元，共計成本六百餘元。惟有登報廣告費，卻有七百數十元之巨。兩結盈餘二百餘元。合上房租伙友開銷拆息等項，差不多還要蝕本。暗想人人說我們開藥房的利息好，豈知我們卻做牛做馬的替報館賺錢，想來真不值得，因賭氣不去看他。便走進裡帳房內，那時張先生仿單將次做好，如海見上面潦潦草草畫著一方圖樣，乃是一個老者，手執蒼龍，足踏白虎，下面一行小字，是延年益壽粉，有降龍伏虎之力。再看那仿單寫著，此粉重用珠粉、鹿茸、虎骨、人參，精選上等藥料，經本藥房主人費十餘年之心力，配合而成，藥力之偉，無可比倫，暮年服之，返老還童。中年服之，增精益髓。壯年服之，精神百倍。少年服之，腦力超群。有病者服之，沉痾立起。無病者服之，百病不生，功效難以盡述。大瓶每瓶二元，每打二十二元。小瓶每瓶一元二角，每打十二元。今將服法及主治各症開列如左：（服法）每日早晨以此粉二匙，用滾水沖服。用藥以二匙為度，不可太多，多則藥力過猛，恐於數日內有身體驟胖之弊。（主治）陰虛陽衰，筋骨酸痛，五勞七傷，赤白痢疾，年老畏寒，頭眼昏花，四肢瘋癱，紅淋白濁，下面還未寫就，那張先生正在翻一部醫宗金鑒，搜索病名。如海見了，笑問黃醫生：「方才你說此粉只能治陽虛體弱，年老畏寒等病，怎麼忽然多出這許多名目來了？」

黃醫生笑道：「名目愈多愈好，若能將世界上的病名都寫上去更妙，那時只須人一有病，便來買這藥，豈非極容易發達的嗎！」如海大笑，又問黃醫生：「俊人的兒子之病，可能醫治？」黃醫生搖頭說難了。如海聽說，很覺傷感，遂命黃醫生不論此病能治不能治，必須每天去一趟，還須用好言寬慰他家夫人，不可嚇她。黃醫生諾諾連聲。如海待張先生仿單做好，看過才去。黃醫生鄰了如海之命，果然天天到愛爾近路看病，可怪那小孩子卻不重不輕，依然如舊。俊人自那天去後，絕跡不敢重來，卻每日差車夫阿三前來探聽消息，一連三天，並無變動。到第四天午前，阿三仍到愛爾近路公館內，一進門便見那奶媽眼淚汪汪的坐在客堂內，見了阿三，便告訴他：「方才小少爺昏了過去，如今醫生已幫著姨太太灌救，半天還未甦醒，大約是不中用了。可憐我這個飯碗，也怕難保了。」說罷，放聲大哭。阿三聽了，回身便走，放出平時拉包車的脚步，加增速率，如飛的奔回卡德路報信。豈知這邊的姨太太，恰在臨盆。俊人站在房門口，房內穩婆娘姨人等，都是手忙腳亂。俊人聽姨太太呼聲不絕，心中好似十五個吊桶，七上八下。意欲闖進去看個究竟，又恐自己官星，為產婦血光衝晦，所以只有探頭探腦。見阿三來了，便問那邊少爺病勢如何？阿三跑得氣吁吁的，一時回不出話來，定了定神，見這裡正鬧著生孩子，恐此言說出來，有些犯忌，便含糊答應說好些，說了之後，又深悔這件事瞞不得他，自己暗暗著急，卻搔頭摸耳的沒了主意。俊人見了好生疑惑，重複向他盤問，阿三才從實說。俊人得報，心中十分難受，忽聞房內一陣唔呀唔呀小兒啼聲，那娘姨奔出來說：「恭喜老爺，新添了一位公子。」

俊人知是生男，不覺悲喜交集，不知往那邊好。便在客堂裡靜坐思量，半晌，才立定主意究竟生孩子一面要緊，死的那邊便寫信給如海，托他料理。如海也恐熱症傳染，便將這事托了黃醫生，將那孩子草草殮殮。無雙因兒子夭死，丈夫避面不來，心中又氣

又恨，日夜傷心哭泣，雖有娘姨等人相勸，無雙只是恃蠻不聽。那邊俊人也日夜念她，只因姨太太新產，自己不能脫身，待到三朝過後，才親來探看。一見之後，無雙哭訴前情，俊人也不免陪著流淚。無雙怪他怎的一個多禮拜不來看她一趟，俊人便把那邊姨太太生產，不能脫身等情告訴了她。無雙聽了，想起自己喪子，偏偏那邊生子，往年丈夫愛我，半因戀著兒子之故，如今兒子一死，恰巧那邊又生了一個，一生一死，以眼前而論，丈夫心裡，已存著輕重之意，日後更不消說。想到這裡，反一陣心酸，痛哭不已。俊人竭力相勸，那裡勸她得住，娘姨悄悄告訴俊人說，姨太太每日如此哭泣，一天至少十餘次，無論何人，勸阻不住，一定要哭個盡興才罷。俊人聞言，深恐無雙因此成病，心中很是納悶。恰值如海也來探望，俊人便與他商議。如海說除卻令她出去散散心，別無他法。然而晚間若仍住此處，恐怕睹物思人，又要傷感。最妙令她離開這屋子，到別處權住幾時，待她把這件事忘懷了，再行搬回，那才是唯一妙法。俊人道：「你不說我也有這個意思，這房子內，一則經醫生察出有傳染病菌，萬萬不能住人。二則我等來時，也很危險。然而外間暫住，只能借旅館，若要另租房屋，未免忒煞費事。但旅館內又十分嘈雜，如何是好？」

如海想了一想道：「便住在我們醫院裡何如？」俊人拍手稱妙。當下向無雙說了，無雙此時一無牽掛，並不違拗，俊人催她立刻動身，無雙無奈，也來不及梳洗，只換了一件皮襖，又在皮箱中揀了幾件衣服，連煙盤傢伙，打了一包，命娘姨提著，送出外面。無雙又將房門鎖上，吩咐娘姨好生看屋，自己坐了俊人的包車，俊人、如海乘了黃包車相隨，徑到行仁醫院。如海便將先前邵氏住的那所房間給無雙居住，無雙見房屋軒敞，佈置清潔，很是滿意。俊人便在身畔取出一卷鈔票，點了五十元，交給如海道：「這是房錢，請你先收五十元，餘下再算。」

如海推卻了半天，才肯收下。俊人將餘剩的鈔票一併交給無雙，無雙收下。俊人又向附耳道：「你若覺得厭煩，可與錢家伯伯說了，令他陪你出去看看戲，散散心，千萬不可獨自出去。只因目今外邊滑頭很多，見了婦女，便要胡調，須有男子在旁，才不敢放肆。」無雙點頭。如海知他們還有話說，自己站在旁邊不便，因即走出房外。忽見院中一個茶房，在門首探望，見了如海，即忙將一張名片呈上道：「這位趙大人，現在會客室內，說有要事，必須面見院主。」如海見是趙伯宣的卡片，心中十分納罕。暗想此人平日架子很大，仗著自己是個官銀行監督，威福自恣，只有人去拜他，他從不肯拜人，今日忽然破格親來見我，其中必有緣故。於是三腳兩步，奔到會客室中，一眼看見伯宣雙眉緊蹙的坐著，見了如海，略略欠伸。如海問其來意，伯宣並不多說，在懷中取出一紙公文，與如海觀看。如海見是一張公堂傳票，上寫飭傳趙伯宣，於某月某日到案候訊。案由乃是魏文錦控趙伯宣誘姦侍妾黃氏一案。如海驚道：「這是那裡說起？」

伯宣歎道：「實不相欺，這事委實是我做的。然而我與黃氏相會之初，卻並不知他是文錦的小老婆。因她說話隱隱約約，處處藏頭露尾，我只道她是個尋常蕩婦，久而久之，覺得她舉止很帶著官家氣派。仔細一問，才知她是文錦之妾。那時木已成舟，我也無可奈何，不過自己良心上很有些對文錦不起，所以見了他甚為侷促。近來不知如何被他得悉此事，卻通知也不通知一聲，徑向法院起訴。並非我姓趙的怕他，不過我們官場中人，名譽為重，若與他認真的對簿公堂，雖不能決定誰勝誰負，然而這並非體面之事。勝了我更對文錦不住，負了我自己也很不值得。因此我特來拜煩你老兄做個和事老，與文錦相商，朋友究竟是朋友。常說道：不知者不罪。如今既已明白，我從此與黃氏一刀兩斷，勸他也不必小題大做。他如其肯將這控案註銷，我情甘向他服罪，彼此仍為朋友。在他一方面，家醜不致外揚。在兄弟一方面，也免得有玷官聲，兩方面都有益處，老兄以為如何？」

如海沉吟道：「這種事妙不過是和平了結，但不知文錦的意思何如？」伯宣道：「那全仗老兄大力了。」如海躊躇道：「這事很不容易開口，因他一定守著秘密，我若平空向他談這件事，他決不快活，那和平兩字，便永不能成功，除非他自己對我說了，我才可以乘機勸他。」伯宣賠笑道：「似老兄這般辯才，往常說話能得頑石頭點，天花亂墜，此微小事，定能替兄弟設法。你若將這事辦妥了，兄弟一輩子忘不了你老兄便了。」如海見他言辭懇切，只得應允。伯宣大喜，再三稱謝而別。如海回進無雙房內，把這事向俊人說了。俊人大笑道：「我早知有此一日。出事那天，文錦便來同我商量，是我勸他起訴的。他起初還不肯，被我一激才把他激上了馬。當時我本欲告訴你大家笑笑，不料鬧著生孩子、死孩子的事，這幾天頭腦昏花，竟把此事忘了。如今文錦既已當真起訴，伯宣又來求你講和，我瞧你的能力，看你如何給他們了結這件風流案子。」

如海道：「原來是你惹的禍，非得你給我出個主意不可。」俊人笑道：「誰叫你愛管閒事，我雖沒有什麼主意，卻可以指你一條明路。你只消向文錦說，聽得衙門中人說及，此案男女俱要重辦，這句話定有效力。」如海細味此言，已知俊人用意，不覺拍案叫絕。這天如海公事完了，便去找尋文錦，見面後，文錦絕不道及此事，如海在有意無意間，說聞得公堂朋友談起，新近有件案子，與你很有關係，不知此事是真是假？文錦忙問怎樣說法？如海道：「什麼事我卻並不仔細，似乎他還說什麼男女俱要重辦，我很不明白辦什麼？所以問你一聲。你若也不知道，大約是同同姓的了。」文錦聞言，面上頓現惶恐之色，說道：「我近日果然也有一件控案，但此處客堂內，不是講話之所，你且隨我來。」

如海心中暗喜，隨著他走進書房中坐下。文錦親自閉上門，然後將趙伯宣和他如夫人之事，一一告訴了如海。又道：「我本來不願意經官動府的，都是俊人替我出的主意，不知你方才所說男女俱要重辦，是真是假。倘是真的，可就糟了。不是我迴護小妾的話，其實小妾並非本意，都因被伯宣那廝誘惑，才落了他的圈套。如今玉石不分，一併重辦，豈非害了她麼！」如海道：「自古投鼠忌器，你這樣的煮鶴焚琴，未免也太殺風景了。」文錦捶胸頓足道：「我何嘗有此忍心，都是俊人告訴我，女的決沒罪名，我才上他的當。事已如此，如何是好？你公堂中既有朋友，可能給我個法子？」如海道：「有何法想，除非你自去銷案。」文錦道：「銷了案，未免太便宜了伯宣那廝。」如海道：「伯宣那邊，我可以給你一個面子，令他向你服罪如何？」文錦喜道：「若能如此，我一準前去銷案，誰願意打官司，都是俊人挑出來的禍，害我賠了腳步不算，還要出律師費呢。」